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鲍尔吉·原野 散文精选集

从我的梦中打马走过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

草原与我一样，
也是在寂寞中观望未来。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鲍尔吉·原野 散文精选集

从我的梦中打马走过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我的梦中打马走过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87-6000-2

I. ①从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29771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李天卿

曾艳纯

装帧设计 李斌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从我的梦中打马走过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 /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700mm × 980mm 1 / 16 字数 / 385千字 印张 / 27

版次 /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/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6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第一辑 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

- 大地吹过锦缎的风 / 002
风 / 012
乡居 / 014
行走的风景 / 016
摇篮 / 018
火 / 020
珊瑚 / 023
夏季从阿龙山开始 / 026
世界的壁画都是这几种图案 / 030
勃隆克 / 033
记忆 / 035
扎西德勒、一二三四、茄子！ / 037
冰雪那达慕 / 039

- 对酒当故乡之歌 / 042
凹地的青草 / 044
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/ 046
风滚草 / 049
干草 / 052
芦苇为我指路 / 054
金莲花如石头压满大地 / 056
苜蓿花的河谷 / 059
野百合 / 062
一棵树 / 064
胡杨之地 / 066
走不过边境的树 / 069

青海的云 / 074
云沉山麓 / 076
云的事 / 078
星子缀满天空 / 080
后退的月亮 / 082
根河的夜 / 084
准噶尔汗国故城的日出 / 087
布尔津河，你为什么要流走呢？ / 090
河边的灯芯草 / 093
河对岸的星群 / 096
激流河 / 098
没有年纪的小河 / 101
沙漠里的流水 / 104
捉迷藏的小河 / 107

第二辑
布尔津河，
你为什么要流走呢

第三辑
马群在傍晚飞翔

- 马群在傍晚飞翔 / 110
- 马如白莲花 / 112
- 蜜色黄昏 / 114
- 挽套的马铃 / 116
- 小马蹿水 / 119
- 月光下的白马 / 120
- 牛比草原更远 / 122
- 小羊羔 / 124
- 羊比人更爱家 / 126
- 羊的样子 / 129
- 牧区的狗 / 133
- 享狗福 / 134
- 白蝴蝶的波浪 / 136
- 飞灯笼 / 139
- 大雁幸福 / 140

第四辑
运草的马车

- 索布日嘎之夜：我听到了谁的歌声？ / 144
- 运草的马车 / 150
- 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 / 153
- 寻人记 / 155
- 燃灯人 / 159
- 土离我们还有多远？ / 161
- 海拉尔棉鞋 / 166
- 清洁的蒙古人 / 169
- 铁匠 / 171
- 头发 / 173
- 班迪的雪人 / 176

你到过月亮吗？ / 179
手如树根 / 182
水啊，水 / 184
肖邦 / 187
岩画 / 191
银匠 / 196
银器的笑容 / 202
羊倌札木苏和烙饼的本命年生日 / 204
油灯 / 211
草木不会白白长在这里 / 213
白桦树上的诗篇 / 215
李虎的故事 / 218
落叶吹进门口的鞋子 / 224
婚礼记 / 227
三姐妹 / 231
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/ 237
蔚蓝色的鸡年 / 239
转经筒边土 / 243
吉祥蒙古 / 248
静默草原 / 254
精神边疆 / 256
长城之外的草香 / 261
从我梦中打马走过 / 271
蒙古男人 / 274
蒙古男女：形同兄妹是冤家 / 278
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？ / 281

第六辑
骑兵流韵

- 寻找鲍尔吉 / 284
 我妈的娘家亲戚 / 289
 北呀京的金啊山上 / 310
 父亲 / 314
 骑兵流韵 / 317
 酒别 / 323
 沙日拉咩绕，我的马 / 328
 我爸 / 336
 我妈 / 344
 甘珠 / 347

第七辑
伊胡塔的候车室

- 飞机开到家门口 / 351
 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 / 354
 被遗忘的墙 / 359
 继母 / 361
 满特嘎 / 365
 萨如拉 / 368
 照相 / 370
 分衣记 / 372
 歌唱 / 376
 买卖 / 379
 阳光碎片 / 381
 伊胡塔的候车室 / 385
 送行的队伍 / 387
 火车 / 389
 电梯记 / 392
 自来水 / 395

第八辑
蒙古民歌九首

诺恩吉雅 / 398

小黄马 / 401

嘎达梅林 / 404

达那巴拉 / 407

牧歌 / 410

四海 / 413

乌尤黛 / 416

达古拉 / 419

东泉 / 422

第一辑

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



大地吹过锦缎的风

被故乡风景淹没

这些天，我常在梦中与故乡景物相逢。才入睡，一大片风景汹涌而至，遂惊醒。索性不睡了，在枕边怀想冲入我脑海的场景：鄂伦春林区人家的松木栅栏上留着被雨水冲刷过的粉笔字：卖蘑菇；黄河流入巴彦淖尔总干渠里依然是一条大河；呼和浩特大召寺三个小喇嘛用蓝哈达擦拭金灿灿的酥油灯铜碗；蒙古百灵在乌兰察布草原干燥的风里翻飞啼鸣。

9月份，我从东到西穿越了故乡七个盟市，行车两千多公里，到达了原来只在地图上看到的地方，感叹辽阔北疆，大美内蒙古。

野鸽子站在屋脊检阅我们

临行前，我媳妇说：“如果你路过乌兰敖都，去看看我们家住过的老房子，村东第一家。”四十五年前，我岳父带领一家人下放于此，这里是毛泽东批示过的全国第一个牧业合作社。

翁牛特旗乌兰敖都嘎查（村）地处八百里瀚海。我媳妇小时候上学要

走十几里沙漠，晚上放学回家看见流沙把后房身吞没了，她索性登沙丘上房顶玩一会儿再回屋。2008年，我们俩探访乌兰敖都，印象深的不是沙漠，而是下车的一个场景：车停下，我媳妇走向路边一位戴解放帽，衣服挂着箱子底压的衣褶的蒙古族妇女。她走近站住脚，身体在颤抖。过几秒，她们俩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：“陈虹！”“来小！”扑过去紧抱，一并发声大哭。哭声毕，她们羞涩地、笑嘻嘻地打量对方。她和来小是少年的朋友，三十多年前一起在沙丘上驰骋。但来小那时当上劳动模范了，十九岁上北京出席过九大，是牧民代表。我岳父当时担任过公社书记。我们尊重地看她俩哭与笑，羡慕她们感情充沛而且节奏统一。来小拉着我媳妇的手从村东走到村西，我媳妇表情茫然，嘴里说：“不一样了，全都不一样了。”说了二十多遍。我提示她换换词汇，她根本听不进去。乌兰敖都已经不是沙海里的几间破房子，绿树成行，草场青翠。

这回我看到的乌兰敖都，如同城里的小区。村里蓝顶白墙的大瓦房前后成排，院子砌红砖花墙。原来的石头水井和大柳树的地方开辟成彩砖铺地的文化广场，村巷覆盖水泥路面，路边花池子摇曳着半人高的格桑花。牧民脸上带着适合用油画表现的浑穆的气质。他们看上去不那么紧张疲惫了，神色安适。过去媒体常说到农牧民收入提高多少，如果加上一项村庄美化，就会在他们脸上看到安适的神色。安适是人心深处的表情。一群白胸脯黑翅膀的野鸽子从树荫飞出，站立屋脊。它们互相打量，好像检查谁站的不齐，然后瞪着滴溜溜的眼睛检阅我们。村东头走过来几位蒙古族妇女，整洁的街道衬出她们衣裙艳丽。我忽悟城里人穿衣漂亮的原因之一也是有街道、树木、楼宇作为背景。人穿的是衣服，穿的也是环境。

我去村东看老房子，女主人出来迎接我。她叫巴里香，面庞像镶嵌着花生仁和葡萄干的黑麦面包，眼睛、嘴或许连脖子都在笑。她虽然笑，手里却拎着一个房本。我说：“我不是来要房子的，我岳父是政府人，没有宅基地。”巴里香放心了，领我走进她家院子。她家原来的危房翻建成五间大瓦

房，大玻璃窗堪比教室。我拍完照片，送她一个大字：好！又附她耳边说：“钓鱼岛是我们的，宅基地和房子是你们的。”她摆手笑，说：“钓鱼岛我就不要了。”我说：“您倒挺大方。”

村庄像被街灯包裹的橘子

童年读过郭沫若的《天上的街市》——“远远的街灯明了，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天上的明星现了，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。”这首诗一直留在我脑海里，我尤喜爱街灯在暮色里明亮的一瞬，仿佛暮色睡去，街灯猛地醒来。夜晚进入一座城市，见到了延伸到远方的街灯才觉得进了城。

我这回去过的村庄，广而言之内蒙古现今完成“十个全覆盖”的八千多个行政村，都架设了太阳能街灯。村庄里亮起街灯，是说它挣脱了夜色的捆绑，跟着光明一起奔跑。我们来到扎鲁特旗北部的图布信嘎查（村）时，雨停了，躲在草叶里的水珠在夕阳里大胆地发光，这个村是内蒙古四胡说书大师琶杰的故乡。村里的街巷按交叉小径规划，白杨树掩映着牧民们的屋舍，低矮的院墙外边砌着花池，花朵成了保护院墙的彩衣卫兵。说话间街灯亮了，这些灯低头观看路边的大丽花，还有牧户各家“羊”字变形的镂空黄门。站在公路上回望，村子像被街灯包裹的玲珑的橘子，卧在起伏的山地草原上，牧民们正在橘子里喝酒看电视呢。雨后的扎鲁特之夜，草地黑了。从这边看过去，山坳之间却有一片扇形的天空亮着，中间一段小而圆的彩虹，让人赞叹。

在开鲁县王家店村，我见到一位老太太在街灯下推着婴儿车走，不禁一愣。过去尘土飞扬的北方村庄里没见过谁推着婴儿车走，农民不是买不起婴儿车，也不是没婴儿；村庄坑坑洼洼，雨后泥泞，婴儿车往哪儿推呢？鄂伦春自治旗一位村主任说：“我们这地方没媳妇行，没靴子不行。”他在说笑话，也说人急眼了，路比媳妇还重要。如今村巷硬化，农村牧区终于完成了

一件大事，老百姓都高兴。在巴林左旗一个村子，一帮妇女们坐在水泥路面上聊天，东北叫唠嗑。我问：“咋坐这儿啦？”她们说：“这多干净啊，唠嗑还能守家望院”。她们由稀罕自个儿的家，发展到稀罕整个村庄。

内蒙古自治区有一万一千五百多个行政村，现今已有八千多个行政村完成了街巷硬化、安全饮用水、危房改造、设立卫生室以及文化图书室与超市、学校幼儿园修缮、社保低保、通电及广播电视信号的全覆盖。城乡差距正在一点点缩小，农民在自己村庄的文化广场上跳舞，在卫生室看病，在文化室读书打牌，在路灯下溜达，他们的笑容在说城乡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时代推着他们走出了一大步。科右中旗一位牧民把我领到他家水缸前，拧开水龙头说：“我家的自来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啊，这是一百多米深的地下水。”他盯着我，看我是否像他一样惊奇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惊奇，就对他过去吃辘辘摇上来的苦井水不同情。然而我的惊奇何止于路灯与自来水，内蒙古大地从东到西，运输砂石料的载重汽车在公路上川流不息，数不清的人们在村庄里弯腰砌砖、抹灰、栽树、打井，秋风把奖章般的黄叶吹到他们的身旁。

吹麦子的风吹过我的胸膛

在呼伦贝尔，我见到了像草原一样辽阔的麦地。麦子铺展到天边时，你觉得它们正越过地平线，翻滚到地球的另一面。如楼房般高大的联合收割机停在麦地尽头，竟只有甲虫大小，一共两台。这是在额尔古纳市的上库力。如果我是这里的乡镇书记，我会天天到麦地视察，敞开衣襟，抻腰，让吹过麦子的风吹在我的胸膛上，吹上一个月，身上比面包还香。我们走过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。莫力达瓦是达斡尔语，意谓“只有骑马才能越过的山岗”。而我们开车也越过了兴安岭，到达鄂伦春自治旗。兴安，满语里的意思是小山丘，蒙古语的意思是大石头，汉语引申为兴盛安康。兴安这个地

名跟神木、福鼎、仙游一样，都是中国好地名。林区行车，视野里满是松树和白桦树。采蘑菇的人们9月份已经穿上了羽绒服，挎着小筐嗖嗖走。他们脚踩着金黄的落叶松的松针找蘑菇，松鼠爬上树顶为他们放哨。看车窗外的獐子松看久了，觉得它们是密密叠叠的城墙，而巍峨的深绿城堡还在更远的远方。车开了几个小时，松树从两旁跑过却永远跑不完。你感觉自己出了幻觉，觉得这像是电脑游戏。然而它们全是松树，斑驳笔直，这里是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。

在拉布大林镇的宾馆大堂，我见到两个人在聊天。年轻人：“哎呀！大哥，昨晚喝多少？”中年人伸出一根手指。年轻人：“一杯？”中年人摇头。年轻人：“一壶？”中年人接着摇头。年轻人：“一瓶？”中年人还摇头，手指屹立不动。年轻人惊讶：“大哥，你到底喝多少啊？”中年人开口，镇定地说：“一直喝。”

我想起了我堂兄朝克巴特尔。这次去科左后旗的胡四台嘎查（村），我们一起在村里餐馆吃饭。朝克巴特尔和堂嫂灯笼，堂姐阿拉它和堂姐夫满特嘎四人并排坐一起，全用右手握着白酒杯，宁静地看我们。我们——我和我同行的朋友提酒时，他们四人一律把右手的白酒一饮而尽，手接着放桌子上，手里的玻璃杯再次倒满白酒。他们不言语，对酒也没反应。我后来明白，他们在用看牛羊的眼神看我们，无须说话。朝克巴特尔每天步行五十里放三十只羊，满特嘎每天骑马八十里放二十头牛。在草原上，他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喝酒，没咋跟别人喝过酒，也不会在酒桌上跟人说话。然而酒就是话，酒钻进他们的肚子里跟他们窃窃私语。喝到后面，他们四人全都喜笑颜开，酒把他们逗乐了。

晚上，我和朝克巴特尔睡一铺炕。他光着上身坐着，瞪着兔子般的红眼睛问我：“政府咋啦？”没等我回答，他接着说：“政府给我们村铺路打井、翻建危房，全旗和全通辽市都这么弄了。政府咋啦？他们以后会不会向我们收钱呢？”我说：“不会。全内蒙古都这么弄呢，咋收钱？”朝克巴特

尔警惕地想了半天，慢慢地咧嘴乐了，倒头睡去。

呼伦贝尔人的酒量好像比较大，他们更喜欢讲酒的笑话。这里冬季漫长，有的地方一年只有三个月的无霜期。修路人遇到沼泽地，要掏干一米多的淤泥。如果在永冻层修路，先拿电锤把永冻土凿碎，从远方拉来砾石河沙填充到沼泽地和永冻层里面当路基。这里的每一寸路都弥足珍贵。在呼伦贝尔修路的工人们，冷了，累了就喝点儿酒热身，再讲一讲酒的笑话逗乐。

巴彦淖尔

“巴彦淖尔”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“富裕的湖泊”。我问：“这里有叫巴彦淖尔的湖吗？”当地朋友说：“我们这里有河套。黄河百害，唯富一套，说的就是巴彦淖尔。我们有最好的面粉和葵花籽……”

他像没人管的录音机一样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家乡。我早知巴彦淖尔的盛名，比面粉、爬山调、甜瓜更有名的是这里的黄河改造工程。黄河水利博物馆收藏了当地出土的自仰韶文化至今的各类文物，尤以水利文物为珍贵。我在博物馆的一幅照片前注视良久。照片上约有百人用粗麻绳合拉一个梢棒。几十米宽的草编帘子里面裹上土，一层一层卷起来就叫梢棒，用于大坝合龙。过去没有吊车，没有混凝土固件，梢棒是中流砥柱。画面上的梢棒即将被拉上大坝，有人站在梢棒上喊号子，有人焦急等待，大多数人憋着劲儿拉滚动的梢棒。照片拍摄于1952年，我惊叹解放初期的农民竟然有这么精壮。他们头系羊肚白手巾，身穿土布露膊白短褂，正发出我们听不到的惊天动地的呼喊。他们双腿如同扎进了土里，后背宽阔结实。他们仿佛正把黄河拉进了自己的怀里，让它灌溉良田，产出“……最好的面粉和葵花籽。”

流经总干渠和分干渠的黄河水，不仅哺育了庄稼，也美化了村庄。干渠里清澈的黄河水从临河区万丰村边流过，水面宽阔，垂柳依依，城里人每年来这个村举办龙舟赛。黄河水利博物馆里有汉唐陶俑、明清农具，还展览

着李贵穿过的一身中山装。李贵是谁？资料显示，李贵1939年在陕北公学入学，离休前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。在老百姓眼里，李贵是个治河模范。他担任巴彦淖尔市委书记期间，带领全盟老百姓引入黄河水治理盐碱地，造出千顷良田。博物馆展出多幅李贵挑筐担土的照片，他是工地总指挥。

秋风至，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黄绿相间。逆光的黄叶越发稀疏，遮不住从树林里飞过的喜鹊的身影。白杨树下，玉米如一片等待渡河的人群。它们叶片披纷繁复，像手里拿着数不清的东西。白金色泽的玉米站满大地，干透的叶子夺走了所有的秋声。

乌梁素海的海子

乌梁素海的蒙古语含义为“红柳湖”，水域面积二百九十平方公里，湿地面积三百七十平方公里，好大。这座湖通过蒸腾作用每年向大气补水三亿立方米。如果没有乌梁素海，乌拉山与狼山之间会因为缺少水源涵养而形成新的沙尘暴发源地。

我们开船进湖，船工把湖叫大海子小海子。小海子长着无边的芦苇，把水面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水城，其中有行船的巷道。大海则一望无际，说这是太湖也有人信。船在苇子的城墙下边走，苇子里似乎藏着无数座隐秘村庄。枯干的苇子漂在大海子上，远看似一片黄色的陆地，上面白点密布，近看全是鸟。白鹭的飞行最为优雅，它不紧不慢，白翎如扇，收紧笔直的、像设备一样的细腿，好像这里不是巴彦淖尔，而是巴黎。几百只白鹭在蓝天盘旋时，天上如有祥瑞气象。比白鹭小的白鸟是鸬鹚，在水面上拖泥带水的黑鸟是鸬鹚，当地人管它们叫红眼。船工说，鸟妈妈正带着小鸟训练呢。小鸟出徒后，随妈妈飞到鄱阳湖过冬。天空蓝得正好，配上苍鹭和白鹭的身影也正好。让远处呆呆的云朵羡慕。乌梁素海的鸟儿真多，好像比苇子还多。我在湖上转了两个多小时，尽抬头看鸟了，记不起湖的模样。鸟多的时候，在我们